

元史

十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鄧容兵校刊

侍從一

郝經 賈默 李治 王鶚 王磐 徐世隆 孟攀麟

高智耀睿子 趙與熹 宋衙 李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一統志云祖天挺素有文名 金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

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

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為異金亾徙家順天

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守帥張柔賈

輔延之為上客闕復墓誌云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瀏覽上沂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

就苟宗道行狀云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為詞章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 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府

金蓮川徵經入詒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

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漢上言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命經爲副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垂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以力并有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敝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顧

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  
大定功今國家建極開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  
驚魂虔劉剝盪殆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  
不敝乎且括兵索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  
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  
法立制敷布條綱任老成爲將相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  
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  
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爲正兵自漢中  
至大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脅爲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  
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失此不圖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則  
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制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

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迭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跨凌宇宙騰擲天地大樞於遐徼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揜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兵鋒新銳民物稠夥可以用吾攻故

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洊阻迂以危途繚徑我  
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  
因糧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  
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  
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  
穿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  
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  
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  
遣使喻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  
後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  
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武  
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

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八部曲曹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臣爲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路以攜其心誤多方以敝其力兵勢旣振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亟進大兵抵江岸沿江上下列屯萬竈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餉道而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隙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卽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彼

必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爲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軍倖而取勝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欲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

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舉倘又措置乖方無以挫英雄之氣懾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晏駕經復進班師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飛五位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莫不

握乾知幾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而不私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諸聖王皆知進退存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彼憑威時刀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戶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維大王嚮在沙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理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畀王東師則不當進

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及旣聞凶計卽宜遍告諸帥各以  
次還脩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旣渡江勢難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擣臨安  
使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若猶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  
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  
且諸軍疾疫什已四五倘更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旣  
上流無虞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  
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  
次而至如遇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  
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  
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破壁空城以去沂流而上則入洞庭  
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殘人命

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王各  
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  
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赤行尚書  
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望且握重兵獨不見  
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僞稱遺詔先正位號下令中原行赦江上  
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爲念奮發乾綱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  
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歲幣  
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冰  
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皇帝璽召諸王駙馬會喪和林  
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  
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而無亢

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密遣使乞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  
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  
朕今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聖明俾德澤加於  
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  
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  
而去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申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  
爛而不收有志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  
扶持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  
飫爲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  
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  
歎旣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餒之將至矣至於神器

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  
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  
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  
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  
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  
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於以配天立極繼統作  
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  
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  
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元  
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  
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帝皆光大炳烺不愧君人之名有  
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



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則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

締構相與割剝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污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與更始以國朝之成憲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守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因以痛惜而歎惋也且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爲豪傑生民所望久矣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領登進茂異舉用老成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天下欣欣莫不思見德化之盛但恐宵小餘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得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

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  
而不能辨奸邪於早則是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  
彼奸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  
合無所不至一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夫月暈而風礎潤而  
雨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才綰結乾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  
致太平陛下今日事也母以爲難而不爲母以爲易而不足爲投  
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弗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  
爲一代英主臣之願也

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  
鋒鏑之下皆學爲有用矣遂行

綱鑑大全云或言宋人諺許臣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  
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頭不測

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壇遺書止經經以壇書聞於朝行  
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詡請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冒鄂

圍之解爲已功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璣爲辭拘之真州經  
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  
又數上書宋主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  
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  
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謂漢似乎夏唐似乎  
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蓋有夏后之質而不華有商  
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  
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嘗聘契丹交  
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遭靖康之難而資  
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  
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  
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  
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  
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自太祖  
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  
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欲於遷徙戰  
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  
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  
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  
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  
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  
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  
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

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  
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羈蒙覆不使  
進退一室之內顛運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  
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謂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  
子之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  
爲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元謨北  
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  
百餘年恢復故疆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  
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信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  
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八  
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  
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則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

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狗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或者言本朝兵亂等事不敢遽以爲妄但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活海宇未易動搖太祖倡義漢北一舉而定燕遼再舉而取河朔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有如是之大且強者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畧號令簡肅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中外莫不傾心効順縱有一時之變豈可

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且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與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霸夏有澆羿而少康王周有管蔡而成康治諸呂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卽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誠如所言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無辜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其躋仁壽不則戰爭方始而東南可憂矣乃不思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竟置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邪抑由是別有所蘊蓄邪或其間有主張國是者不欲使之有成邪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



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自古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太王去豳國岐有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威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東南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畧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沓日車之側當是時蔡謨之言義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

不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  
敢登大河北岸而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  
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元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  
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  
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迳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  
魏亂而納元顥未幾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  
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  
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  
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拆敗也夫終南劍  
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  
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  
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

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故能馮險而善守迨至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表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

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至三百餘年有漢唐之中微而無漢唐之大亂蓋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未有如漢唐者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夫邦交之事振古已然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服致繪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選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利鈍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縱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唇

昭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  
至數萬里久且十餘年是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漢吳魏各  
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  
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  
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猗亭當是時  
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  
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  
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  
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啟運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  
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  
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  
北之交始定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

又屈已伸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  
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釋讐崇好遂安金  
源再定盟誓安天下者又數十年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  
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與金世宗尋盟修好安天  
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啟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  
定盟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  
者莫盛於貴朝也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  
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四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  
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太和  
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  
其氣數亦當然也今主上卽位之初特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  
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維以爲必

有橫議之人設爲是舉將以傲貴朝誤陛下者於經何有在經不  
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  
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誠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一旦返  
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  
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壩  
而永保無事難矣且貴朝光有天下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義和  
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於其  
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  
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  
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循夫一己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  
所警而欲抵巇投罅舉祖宗三百年之丕基再爲博者之一擲遂  
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讓果能必其無誤哉伏乞

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拘留信使本屬無

益而乃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天長日浸以銷鑠勢必自斃館下

又豈貴朝美事哉書奏似道匿不以聞驛吏棘垣鑰戶甚逾狂狴

經不為動從者四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揚子

院名臣事畧云宋人既留經見經辭氣不屈潛令伴使朱寶臣偽報本朝家難  
大作席卷北回經不聽異言之經厲聲曰此事斷無設有之當遣我輩還國又九年丞

相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年夏始詣闕入秋病劇遂

不起賜諡文忠經被留十六年鏑錮急迫益肆力於文章所撰有

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其春秋外傳序曰天之於  
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

窮者其時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作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  
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更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  
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詢而演易變而制禮老  
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亡編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言勸令著書知

孟軻楊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  
者也則古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無所爲而力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經之使

宋歲在庚申至今甲子猶不見釋所遇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然宋人開弱甘自絕於天不  
能以道窮於子也豈可以人之窮而并天下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荀宗道請傳春秋

能



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  
三傳也以春秋正經文多不同作論次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為綱制作  
本原三十一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作比類條目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  
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其間訛缺膠戾者甚眾俟變通  
之日取諸儒以考實之庶幾有成以見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之志云爾 其續後漢書序曰  
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而位於蜀討討賊恢復卒  
莫能一而八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更也漢事因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守昭烈稱  
之曰蜀鄙為偏霸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故稱號論議皆失其實哀帝時祭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  
春秋謂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承正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探  
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宋丞相司馬光作  
通鑑乃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宋喜作通鑑綱目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統  
體始正矣然本始正文猶用壽書經皆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事梗不果中統元年持節使  
宋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棗發凡起漢終晉以更正壽書著表紀傳錄序贊據兩漢三國晉  
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吳  
魏為僭偽書成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操不之鬼賊破懿昭  
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二史之後千  
載之蔽一日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從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暗  
昧一時流尤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經

還之歲汴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

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

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

輟耕錄云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也虞人獲鴈苑

中以門帝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者至今帛書尚存秘監  
袁桷文集有題郝伯常鴈足詩末云一寸蠟丸鴈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苟宗道字正

甫保定人弱冠從經往為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家官至國子祭酒

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剛曰篤信守節好學窮經達可致用困不失亨著述不輟孰謂空言是亦為政人往籍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嗜書

李謙神道碑云叔祖壯為郡功曹欲使習刀筆

默不肯就願卒儒業

金末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家

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

通鑑作李浩

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

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

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

甫北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倡道蘇門山朝暮聚講至忘寢食久

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在潛藩遣使召之默變姓名自

縣使者俾其故人往見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出拜命既至  
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  
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  
三召與語皆稱旨自是不令暫去左右又問以今之明治道者默  
薦姚樞卽自東平宣撫召用之俄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  
鉤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之爲宜且使我子見此如見我也  
未幾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  
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對曰犯顏諫  
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  
也時天澤方經畧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  
初建中書省平章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供奉十餘年數  
承顧問與聞聖訓深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

爲念時光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  
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  
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  
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  
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  
孫久遠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  
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  
柄耳此蘇張之流也唯陛下察之他日默與王鶚姚樞同在帝前  
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  
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說而王文統益憾之乃請以默  
爲太子太傅辭曰東宮位號未正臣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  
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

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寧不之思邪召還賜第京邸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諮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風俗淳厚歷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名臣事畧云于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周子皆默言發之嘗與劉秉忠等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

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

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即從旁大

聲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

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聞

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與朕共治天下

惜今老矣悵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

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帝厚加賜賜命有司  
護喪歸葬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  
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  
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  
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用曰參天地人惟儒爲貴金石可磨綱常難棄進見首陳寧  
戇無諛匹休汲黯允矣不媿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州陷冶微服  
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  
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旣至問河

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耳

名臣事畧載王庭問答云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

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者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

言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理勢然也今儒生有如魏璠李獻卿蘭光庭趙復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且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又問天下當何爲治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循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蒙賞有罪者未加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紀綱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

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

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

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

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悉

見嘉納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王磐書院記云伯平生愛山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

學者歲久益盛所居不能容人相與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墜廢若茂而葺之令先生時時被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盛事因為聚材鳩工講堂齋舍以次成

就舊有大成殿敞漏傾欲亦重新之及世祖即位復聘至欲處之清要以老病求還山至

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勉就職中堂事記載宣詞云李君秀擢翰林力窮聖學據縱橫之大筆足潤色於皇猷况當青史之編宜預玉堂之選

某月復以老病辭去右與翰苑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出之學高蹈紫淵黼黻元化固自其所某也屢資賸質誤恩偶及諸公慰我童昏教我老拙肯

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久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長官誇可畏幸而得請殺跡按山木石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朽無用

者之所便也卒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集泛說并古今難各四十卷測圓

海鏡一百七十問壁書彙削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號博

物見之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徐世隆墓碑云字曰百一蓋取鷲鳥累金正百不如一鶚之義迫及第果魁百人

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中丁母憂金主遷蔡詔尚

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速進兵金主覽書問誰作者省丞以鶚對

金主曰朕卽位時狀元邪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郎中

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輦歸館於保州世祖以太弟居朔

方訪求遺士遣使聘之輟耕錄云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丁鶚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卽命為祝友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

上自是春秋二仲以為常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入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

每夜分乃罷歲餘乞還名臣言行錄云上留鶚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勝寒謂曰朕欲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對曰臣本闕人誤蒙寵厚亦已幸矣復何欲

之有但願王好賢樂善之心有賜鞍馬仍命近侍濶濶等五人從之學濶濶

每旦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若等不能稱上心惟

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恐窒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

八也濶濶深自悔悟學日益進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區

碑云庚戌春憲宗遣

李舜咨以安車來徵鶚同和璠應召至和林訪軍國大計將任以政力辭乃還

嘗因間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經聞奉

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致祭世祖義

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世祖即位首授翰林

學士承旨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賴有史在也國家以

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

秉持紀載竊恐日久遺亡宜開局纂修實錄并附修遼金二史又

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宏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開創之後

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如唐宋者宜除

拜學士院官以隆重人材帝納其言始分立翰林國史院為一鶚

遂薦李昉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

言行錄云初鶚侍潛則嘗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未及召而卒又舉

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徒軍公履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恽雷膺為

又請選博

修撰周砥胡祇適孟祺閻信俊劉元為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瀛儒搜抉殆盡

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導以備他日之用始立十道  
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時阿合馬欲  
乘隙取相位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  
可報國必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起奸計爲之  
中止鶚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  
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謂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  
習刀筆爲吏胥或執僕役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爲工匠商賈以  
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爲切務帝曰良法也命省臣與學士議立  
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蒙古諸職官子孫專命師儒教習經史  
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勲舊之家人材輩出有旨並議舉行有  
司或難之事遂寢至元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大事則遣  
使就問卒年八十四諡文康

名臣事畧云十年八月鶚卒上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  
以不用釋老真錢爲對鶚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

命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以來手書戒訓歲一更之預爲治命云

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業非爲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壻周氏

子承祀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金人遷汴禧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麩一器畫爲朝暮食年二十六登金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止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問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中統元年卽拜益都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壇素重磐名以禮延致磐亦樂青州風土買田泚

河之上題所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瓊謀不軌磐覺脫身至濟南乘傳馳入京告變世祖嘉其誠撫勞備至瓊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叅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榜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怒叱左右摔下筮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猶不足欲牒隣道爲助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親督衆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蝗盡使者驚以爲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爲一省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欲陰奪其柄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旣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

沮尋遷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  
殿前喧擾不能禁磐疏言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  
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命宣徽院籍百  
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  
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于是儀制始定初曲阜孔  
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戶故盡收  
爲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  
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  
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臆之帝見天下獄  
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以秋八月來京聽決囚  
果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諭天下皆  
不稱旨磐獨以縱囚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能

代朕言之嘉獎不已磐嘗於大廷集議時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  
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  
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引  
年乞致仕帝遣使慰諭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磐不得  
已復出

王堂嘉話云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磐言物貴則  
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

議有未決卽遣使往問所陳每當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  
磐言方今伐宋正當用吾全力若復分兵海隅恐曠日持久功卒  
難成江南旣下磐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  
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朝議汰冗官權貴以按察司不  
便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污吏惟賴按察  
使得以控告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  
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

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事乎若欲併入  
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  
寃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有遷至宰相者二十  
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  
爵所以示榮罷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  
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柄也今有功  
者止宜加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  
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八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  
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越位妄言且曰汝豈有  
他心邪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他心欲  
何爲明日帝遣侍臣溫言慰撫并出內府碧玉寶枕賜之磐以年  
老稟乞骸骨詔允其請仍給半俸終身且命其婿著作郎李穡賓



爲東平判官以便侍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旨帝嘗以古直稱之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於碑拒弗與卒年九十二追封洛國公諡文忠

名臣事畧云磐夙有重名天下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以爲榮爲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詩則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宋性理之書日夕玩味老而彌篤燕

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畧不寓目惟善嗜書晚年持緘素索者繼踵於門應之者莫如世宗謹就寶錄中據其行事一百八十餘條於至元二年同徐世隆王鶚上進名曰大定治績

冊曰因事納規知幾應猝扶植人文斥遠匪德爵以勸功能

斯授職論有本原寧非學力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年進士辟爲令其父戒之曰汝年少學未至母急仕進俟三十八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於學明習歷代典故尤精律令父歿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焉憲宗卽

位授拘權燕京路課稅官辭不受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問  
征滇南事對曰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則  
天下可定况曩爾之西南幾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時汴  
梁既下太常樂師多流寓東平實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在日月  
山遣使取觀之世隆典頌以行既見世祖欲勉留辭以母老實子  
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中統元年擢燕京路宣撫使中書  
省檄諸路養禁衛羸馬以萬計吏白軍需貴重宜預爲備世隆曰  
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  
之事必不欲爲馬將不來竟弗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  
還東平奏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  
除世隆太常卿命董樂師而以張孔孫爲奉禮郎副之肄成獻之  
京師世祖嘗問古帝王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堯舜禹湯事以

對帝喜曰汝爲直解進讀朕將敬聽焉書成命翰林譚寫以進至  
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如故凡朝廷大政必諮訪後  
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以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  
因繪圖請令有司以時興建踰年廟成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  
大饗禮又以當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班不可不肅乃奏定內  
外官制及百官朝會儀帝悅賜賚優渥遷吏部尚書世隆撰選曹  
八議定銓法俾人知遵守九年乞補外改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  
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十四年起山東按察使時有  
妖言獄逮捕經數百人世隆剖析罣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尋移  
淮東有告宋將許瓊匿官庫財物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曰瓊所  
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獨抗章辨白行臺是其  
言釋不問已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安童入相言世隆雖老尚可

用遣使徵之不至卒年八十嘗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進士仕至招討使汴京下北歸居平陽陝西帥府辟爲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初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條陳數十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悉嘉納之一日與論王鶚許衡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足爲後學矜式帝深然其言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

定

冊曰禮樂百年勸懲億代太常登歌史官紀載治以漸興文  
與時會天生諸君用開草昧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登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求河  
西故家子衆以智耀對名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濶端鎮西涼儒  
者皆隸役智耀請入謁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  
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  
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  
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  
世祖召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累數千百帝異其言  
鑄印授之命凡應免儒戶聽給公文爲左券時准蜀士遭俘者皆

沒為奴智耀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古道為治宜除此以

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得數千人或

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

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說更加寵賚較耕錄云國初儒者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其後崇學

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智耀奏陳力也今學校中多有祠之者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紀綱未張宜訪

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會

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今留漢地建都邑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

故何如帝欲得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請行數對稱旨即日

遣就道至上都病卒追封寧國公諡文忠子睿當智耀之北使

也攜之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

出入禁闈由翰林待制歷江東道按察使部內盜起聲言圍宣城

郡將怯城閉睿召責之曰寇勢未張官先示弱民何所憑藉即命

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貿易自便寇以有備不敢犯尋拜南

臺御史中丞

通志云為政持大體有儒者風

卒諡貞簡

冊曰初闢方殷以馬上治入告崇儒維時至計寧濫無失一

言以蔽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晉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

既渡江與票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

一天下且乞全其族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首

以與票對召至上京幅中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

奸詞旨激切帝為之動容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每多諮訪與票

忠言讜論無所顧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

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會虎入南城與票

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

與票貧窶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

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

受授具有端緒問復舉誌云師淵纂天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與票所行尤近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闢

奧衡雅敬之大德七年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

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墓誌云與票天性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

子朝復其役贖烟黨男  
女甚眾故老而益貧

冊曰淵源理學降志車徵雖縮章綬莫裨園陵恤憂鋒刃排

擊姦朋周旋宗黨亦有可稱

宋衙字宏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衙善記誦年

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餘年趙璧經畧河南以

禮聘至中統三年授翰林修撰璧行省濟南及開闢襄陽衙皆從

行多贊大計既為征東行省員外郎持詔往高麗徙江華島居民



於平壤歸復命賜勞良厚遷太常少卿兼領籍田署事太子真金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命擇可備顧問者衛以郭祐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對太子曰盡爲我致之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喻爲多除祕書監太子以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初立詹事院首以衛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有桓山集十卷行世

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左諭德侍太子真金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太子薨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帝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

聞卿不飲能爲朕強之乎賜蒲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大德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年七十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惟臺憲重責尤當選有清望識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遷集賢大學士歸卒于家有野齋文集行世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久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徙家滕州少孤舅氏攜之東平起家濟寧教授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被按元帥張宏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當與

連坐會御史臺立薦之奇僉江南浙西道事至元十九年世祖召  
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尋遷左贊善時眞金爲皇  
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良厚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  
按察使撓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之奇言按察使名外  
臺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之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  
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非便事遂寢又與左諭  
德李謙條上時政十事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累官吏部尚書爲  
文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王思廉字仲常眞定獲鹿人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謝歸至  
元十年符寶郎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曰汝何由知其賢對曰以鄉  
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尋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  
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令內官引至皇

后闔講衍其說每侍讀必命諸大臣拱聽時千戶王著矯殺阿合馬于闕下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良民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怒始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卽更賜之太子真金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貞見帝以是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卽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中授太子賓客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邵公諡

文恭

元史冊曰元良國本輔導所先格非陳善慎擇名賢耆德相重裨  
益宏焉列之侍從庶幾同傳

侍從二

王惲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廣 暢師文 袁樞 王約 劉敏中 尚野

李木魯 曹元用 陳順 張起巖 宋本

謝端 李好文 歸賜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父天錫以律學中選任金為戶部主事

惲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衛一見

接以資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

部初建合諸路各上備吏之能理財者惲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

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帝言博學能文稱起之逸才足輔

元史頁編 卷三十一 侍從二 諸美山房

后闔講衍其說每侍讀必命諸大臣共聽

馬于闕下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屏左右

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

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良民謂之亂

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怒始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厚

失所乘馬給內院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印更賜之太子

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皆親正學必能

得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

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竈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貞見帝以是

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即位遷翰林

學士益安謙以之卦淋漁幾回榭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邵公益

文恭曰曰元其國本輔導世决卦非刺善則對各覺清獻臥重軒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侍從二

王惲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賡祖肅 暢師文 袁桷 王約 劉敏中 尚野

李本魯子遠 曹元用 陳顥 張起巖 宋本弟聚

謝端 嚶兄回 李好文附劉 歸賜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父天鐸以律學中選仕金為戶部主事

惲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衛一見

接以賓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

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惲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

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玉堂嘉話云其宣詞曰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足鋪張

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中堂事記云初高麗國相有書致寒暄於省府欲命惲為尋兼  
答書惲曰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

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事烏臺筆補云在臺凡

三十有二月得臺綱書時都水劉鼓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暴

其姦利且言鼓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

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為平陽路判官十四年除翰

林待制太子真金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畧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

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

恩尚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太子覽之喜令諸皇孫傳觀稱

其宏益良多十九年改山東按察副使秋澗集載建白便民三十五事踰年移疾歸二

十二年召為左司郎中時右丞盧世榮方枋用屢趣不赴或問其

故惲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免况可近



乎二十六年擢閩海道按察使奏言福建所轄郡縣連山距海實  
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鬼往往嘯  
聚愚民因而蟻附及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  
意行省官僚宜特選清望素著者使鎮靜之庶幾治效可期盜風  
可息會入覲見帝於柳林上萬言書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卽  
位獻守成事鑑曰頒憲章以一政體定制度以抑奢僭節浮費以  
豐財用重名爵以攬威權置廉司以勵庶官嚴保舉以覈名實設  
科舉以收人材試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  
蓄積興屯田以省遠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  
院以一調遣絕交貢以示曠度凡一十五篇奉敕纂修世祖實錄  
復上聖訓六卷元貞五年乞致仕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其著述  
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畧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

二八史類編 卷二十一  
堂嘉話并秋澗集合一百卷曾孫遜志見忠節傳

田曰炊酌藝林泳游書圃上格君心語爲時補萬言百篇不  
厭覲縷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父忠避兵高唐州遂家焉復始生  
有奇光照室及長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  
行臺招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  
孟祺次焉初掌行臺書記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充會  
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  
之喜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四年出僉河北道事尋召還遷翰  
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法帝屢命至榻前面  
授詔旨每具草進悉曲當上意會立尚書省帝急於擇相名復入  
便殿問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

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先是桑哥當國復嘗被命撰輔政碑文及敗詔有司踣其碑復坐是免官成宗立以舊臣入朝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釋奠雅樂曲阜陵廟戶不宜聽有司併入民籍其後賜孔陵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

通考云奉詔作曲阜廟碑

大德三年彗星見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

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亦多采用一日帝召問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太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刺哈孫對帝大喜卽命入相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詞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未幾乞骸骨詔給半俸終養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傳于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去卒得存其塚而兄輩竟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國史院編修官丞相伯顏將南伐命先下詔讓宋構屬詔草進世祖大說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詣臨安收三館圖籍并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大都遷應奉翰林文字歷吏禮二部郎中治事無缺綏同列見構署字不復視成牘以行慮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考輯因革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治書侍御史屬桑哥爲相俾與平章不忽木檢覈燕南錢穀兼督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蘆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弗以累公也會桑哥誅乃免成宗嗣立由侍講爲學士纂修實錄

成命參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利便請搜括江南田賦者執政欲

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執不可得不行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

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疾卒袁桷墓誌云贈大司徒諡文肅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

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

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

熙士點皆以文學世其家仕至臺察書史會要云士熙書法清潤完整士點善大字亦能篆

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更號雪樓其先自休寧徙郢

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冠入

為質子授管軍千戶遂家焉至元十七年召見條對朗徹命給筆

劄立書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曰千戶帝謝侍臣曰

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明敏有識者授應奉翰林文字

且曰自今政事得失朝臣邪正宜皆為朕直言鉅夫頓首謝曰臣

本疏遠之身得蒙知遇敢不竭力以報尋進修撰累遷集賢直學  
士兼秘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  
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  
身印紙歷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  
保書其在任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  
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賊  
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見施行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  
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首陳興建國學畧曰臣聞家國天下必  
需才以爲用而人才之盛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  
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衛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  
無幾何矣而主國論者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  
盛衰張本於此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真師儒之選京師

首善之地尤當與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外而名都大  
邑教官有缺必使廷臣擇可爲人表儀者條具奏聞視教化之興  
廢爲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蠲免賦役庶他日隨取  
隨足無臨事之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按  
察使不用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過於區別前後疏語俱  
出名臣奏議帝命爲御  
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  
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兼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兼  
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訪求江南人材鉅夫入奏曰陛下遣使江南  
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用於時細而可驗於事  
蓋無所不該矣今出使者皆昧淺不達聖見止以卜相符藥工伎  
爲好人之尤此何謂也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  
二人來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宋晞顏孔

元身卷之...  
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

未史新編云文海嘗薦宋臣二  
十二人以謝枋得爲首辭不赴當桑哥專政法令苛急鉅夫八朝上疏曰臣

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  
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  
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  
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  
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怒留京師不遣奏請  
殺之者六帝皆不允仍還行臺已改閩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劫  
盜殺人者所在多有經告發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盜之家  
并其鄰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扳平民坐展歲月  
幸而成罪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十四  
五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劫者誰敢告



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諸藏兵器者論死况以兵器  
行劫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應照藏  
兵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  
其於治勢實非小補成宗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星變應詔  
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武宗至大初預  
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召赴闕賜對便殿留  
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預修武宗實錄時亢旱應詔陳桑林  
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  
臨事其極言無隱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  
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帝  
命草詔頒行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家居五年而卒年七十餘泰  
定二年追封楚國公諡文憲

書史會要云鉅夫字體純正  
下筆處晴台書法亦工大字

用曰士不求知惟君求士載路于旌盈門文幣在野罔遺拔  
茅以彙上有好賢實自隗始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年十七給事太祖屬之皇子  
拖雷曰唐古直可任大事未及用而歿子孫因以唐爲氏仁祖少  
穎悟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胄爲質世祖親閱之見仁祖曰是  
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中授翰林直學士歷參  
議尚書省事時桑哥秉政威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忤其意改工  
部尚書欲以曹務煩劇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哥考工部織課稍  
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於  
法仁祖退召諸署長從容語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輩幸各自勉  
力衆感奮晝夜加功期未及而織已辦旣而桑哥繫獄命仁祖往  
審其家明日以左右之援復釋衆皆駭目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

犯邪悉踰垣以竄仁祖不爲動及桑哥敗遷翰林學士承旨遼陽  
饑借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口大小分給仁祖曰不可昔籍  
之小口今已長矣可盡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  
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灼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成宗  
卽位尊大母元妃爲皇太后以仁祖善書特勅書問文復奉詔督  
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大德五年再授翰林承旨知制  
誥兼修國史卒封洹國公諡文貞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中

書省辟爲掾辭不就世祖卽位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  
上都龍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河東西  
川按察使有婦毒殺其夫者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商所貨利  
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白未幾致仕居漢中成

宗初起為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  
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  
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  
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之人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皇太子  
皆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每自言平生於恕字有得廉希  
憲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  
人也卒封潞國公諡文貞

劉賡字熙載威州洛水人祖肅金詞賦進士為新蔡令有循聲金  
亡依東平嚴實辟左司員外郎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

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請於實奏罷之

其慢不特塞言

于朝即減其役

商擬墓碑云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主役者且築且穴無已時肅自嚴實數

用造楮幣以通民貨公私賴焉中統初擢真定宣撫使時新鈔行

銀鈔不用民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遷右三部尚書嘗集諸家易說名曰讀易備忘以年老致仕卒謚文憲廢幼有文名至元十三年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辟司徒府長史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廢則待以上賓禮成宗大德中遷翰林直學士

續資治云奉使宣撫山右廢言平陽僧察力威

犯法非一有司憚其家強不敢問聞臣等至潛述京師宜捕送其所遺直臺宣政院官雜治從之

武宗至大二年拜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承旨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願讓之先廢曰讓德之恭也從之別為書薦其人反得先用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為美德仁宗皇慶中除集賢大學士尋復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廢獨抗言不可事遂已卒年

八十一

虞集神道碑云廢官一品年七十而父慙無恙廢躬奉食飲候寒暄晨昏不懈仁宗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賜之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慙再拜稱老臣以受

廢鬚髯皓然親為扶掖  
都人相與詠歌稱盛事

廢久典文翰以耆年宿德為六朝所推重云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沐幕官

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世祖至元五年上

書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伯顏伐宋

選為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績上之除潼川

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諸寮皆分取獨師文不受用以

修廟學已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尋遷漢中道巡行勸

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改僉山南道事松滋枝江有水患歲

役夫防水往返數百里民苦供給師文以江水方安流悉罷其役

成宗大德二年八為國子司業移疾家居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

林侍讀學士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三年請補外除太平路

總管時大旱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之米積盈屋師文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所取仁宗皇慶初復入翰林爲前官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延祐改元拜翰林學士四年秋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葬襄陽峴山追諡文肅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幼學文脫去凡近長益留心典故常謂宋末文燭濫克自奮厲希古作者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成宗大德初以薦改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園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園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

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者轉應奉翰林文字請購宋遼全三史遺書并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畧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侍賢之



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興樂  
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  
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要務則畧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  
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  
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  
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  
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敝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  
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  
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鬻齒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  
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  
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  
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

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愛人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曰國學而化成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以能病於世哉見名臣奏議歷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英宗至治初遷翰林直學士泰定初辭歸卒封陳留郡公諡文清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原文獻其學最為有本後修三史詔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為極多

書史會要云書從晉唐中來自成一家元詩選云柳家固多藏書又觀見中

用曰權在轉移士風成習言大而夸用之則格屹屹窮年于世奚益繪句絺章見應面赤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後徙真定少工文辭達國體世祖至元中

丞相和禮霍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尋  
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先是叅政郭佑爲中丞時曾奏  
誅盧世榮等桑哥銜之至是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寃奉命按成  
都轉運使王鼎不法劾罷其官轉御史臺都事調中書右司員外  
郎成宗卽位約陳時政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  
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  
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嚴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  
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歷  
兵禮二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  
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  
史俄除太常少卿命讞獄畿內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因議鬪毆殺  
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特拜刑部尚書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

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丞相阿忽台等謀逆命刑曹按其狀約曰在法謀逆者不待撈掠當速誅獄遂定仁宗在東宮思得約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初安西王封於秦既國除其版賦已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問之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詔立左衛率府摘侍衛軍萬人爲東宮衛兵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那約曰詹事東宮官也豈可預樞密事仁宗復召問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其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所有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媿曰實慮不及此

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邪仁宗稱善者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請住經理約不爲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一日約啟事有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曰宦者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帝悅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西園觀角觝戲方取繒帛爲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此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仁宗卽正位用陰陽家言欲御東宮之光天殿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欲奏遂出御大明殿中書奏約爲陝西參政帝怒特拜河南右丞會詔更錢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疑方詔旨約曰吾豈

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行省丞相卜憐吉台稱善遣使  
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皇慶改元卽日命中書省曰可速  
召汴省王右丞來約至入見特拜集賢大學士首奏卜憐吉台勲  
闕舊臣不宜久居外省卽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典禁服色  
興科舉皆著爲令疏薦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揭傒斯成都儒士  
楊靜致仕知府輔惟良叅議李源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延  
祐二年遣大臣分道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使還拜樞密副  
使以年七十致仕丞相拜住尊禮老成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  
士每日一至中書議事廷議罷征東行省立三韓省約曰高麗去  
京四千里地瘠民貧藝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  
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祀  
焉文宗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遣徽政院官致奠所

著史論及潛丘稟各三十卷嘗于大德七年按問高麗國事歸著  
高麗志四卷

冊曰友于之際以功建儲庸人妄作禍基錙銖從容調護安  
於覆盂苟非耆德寧具遠謨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邱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  
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  
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世祖至  
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  
辭歸旣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  
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邪則  
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久之遷翰林直學  
士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本政

之先其畧有七曰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貴倖發廩賑災民被實惠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召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加皇太子贊善仍商議省事歷翰林學士承旨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宣政二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剏設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二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然欲得患失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萋非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儻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過潛弭則事權自



一紀綱自振仁宗然其言延祐五年卒于家追封齊國公諡文簡  
爲文理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後徙滿城幼穎異好學世祖至元中以  
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  
建言水利有成法止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  
官遂罷成宗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  
丞相哈剌哈孫命野分學于上都往教之誨人先經術而後文藝  
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苟能自  
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請於御史臺出帑  
藏所積大興建以聚生徒武宗至大初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  
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  
事遂寢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赴吏部試用廕補

官多所寬假或病其太優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仁宗延祐初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卒封上黨郡公

諡文懿

李木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舟人以為異稍長即勤學父歿家計漸落翀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學行為州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頃之冲天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為易今名字已復從京兆蕭欒遊學士姚燧以書抵欒曰燧見人多矣

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于是欒以女妻之

中州志云鄧人李友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擇

配見神曰此佳士也  
遂妻以女其說不同

成宗大德中授襄陽教諭以書謁行省右丞王約  
約奇之署為汴梁路學正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神薦授翰林編  
修官仁宗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神言皇太子正  
位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  
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尋劾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  
怒不納明日傳旨改明善他官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  
七品以上不得用神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概加屈抑恐  
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自今凡吏進者宜不得過五品因著為令  
除右司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刑戮以復私憾神避去及拜住為  
相使人勞神神強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神兼領拜住嘗謂神曰  
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  
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曰微公不聞此言

轉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書成命狝爲之序序曰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帝以皇元列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元黎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仁廟御極之初特命省臣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書成勅廷臣相與定正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上御櫺殿復命侍御史曹伯啟學士曹元用等會集中書省臣張珪王約共加審定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增八名曰大元通制命狝序之狝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燦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

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興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矜折獄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與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尋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神請各室增設都監官內外嚴置扁鑰晝夜巡警永為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輟耕錄云神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文宗之入也欲虛大位以俟明宗神

極言大兒遠在朔漠立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

天地社稷宗廟神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

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

事上天歷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章閣會立太禧院改僉太禧宗  
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院使阿  
榮對曰狝體肥不任馬以是來緩帝嘗問阿榮曰子翬談論如何  
曰狝所談皆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  
回當還汝潤筆資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狝以古者教必有  
業退必有舍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狝曰  
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摶集之得錢二萬  
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狝至皆使  
就試官之帝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爲動狝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  
之慄然寧宗卽位大臣有謂赦不可屢下者狝曰上以聖子神孫

繼太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以爲宜從狝言議乃定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叅政逾年遷葬歸名爲翰林侍講學士不赴卒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狝爲學一本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與雅深合古法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明道以廕作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遠遇害其妻雷爲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叅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有詔並加褒卹 冊曰爲聖人徒以道自任守正不阿寧直無佞從廣衆中舉 觴立進千秋美譚百世可奮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幼嗜書每夜讀常達曙不寐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許可

獨召見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心折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卽論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供史職中書省辟爲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三俊除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皆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郊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皆元用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無室可耐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夏有日食星變之異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以修德政眞起居爲言八月南坡之變賊黨遽至京收百司印並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曲從也泰定二年

轉禮部尚書遇大朝會命爲糾儀使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



而出者有罰至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爲一列後  
皆遵行平章徹里帖木兒欲罷科舉法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  
宜輕罷止當革冒濫嚴考覈以收真才之用又欲損太廟四時之  
享止存冬祭元用謂自古禴祀嘗烝時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  
者豈可惜小費而妨大禮朝議是之已拜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  
官預修仁英兩朝實錄纂集大元通制譯唐貞觀政要書成皆行  
於時文宗天歷二年遣祀曲阜還以孔子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  
宗禪院副缺中書奏以元用補充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  
無者行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良久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有  
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爲平陽路都元帥子  
孫徙清州遂家焉顥幼篤學稍長游京師登翰林王磐安藏門磐

熟金典故安藏通諸國語顯兼習之安藏薦顯入宿衛尋爲仁宗  
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出居懷慶顯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  
之道及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禁中伺帝燕  
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說每見聽受當羣臣  
入奏帝望見顯至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帝欲用顯爲  
中書平章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畧一旦寘之政府徒  
速臣咎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聖德亦以全臣愚忠帝  
乃允仁宗崩顯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初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  
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儒戶徭役皆見嘉納顯先後  
居集賢署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顯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  
所不忍也順帝元統初扈蹕上都帝命造膝前曰卿累朝老臣更  
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

卒年七十六追封薊國公諡文忠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拔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元爲祭酒與顯同考試國子伴讀每一卷出顯必詳觀之苟得片言善卽爲色喜寘選列元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子敬伯至正中爲中書平章政事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邱人高祖迪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焉起巖母丘氏方娠有蛇長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遂驚而誕幼隨父四川儒學提舉範學家貧下帷教讀嘗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教諭中延祐首科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俄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賄敗臺臣遵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卽抗章曰臺臣按劾百官

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祖制將安在章三上不報起巖爭愈力帝感悟事得釋累拜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悅賜賚優渥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無實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人心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卽攝衣起丞相以爲忤已調翰林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已轉燕南廉訪使滹沱河水舊爲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瀾其湮鬱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承旨丞相別兒怯不花爲臺臣所劾去位未幾再

八諷詞臣言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  
剴直無顧忌與時宰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再命入翰林爲承  
旨充總裁官起巖熟於累朝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  
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  
卒之日清貧如故謚文穆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  
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于儒州是  
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爲仁宗始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居  
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能文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  
峯類藁金陵集各著藏于家

冊曰制科之典匪爲捷徑明道通經服於古訓致身登朝逢  
時協運煌煌巍科豈曰偶倖

宋本字誠夫大都宛平人自成童好聚經史日夜句探字索必通

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元年廷策天下士本居第一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改監察御史首言南坡之變逆首雖誅其黨僅竄嶺南乞正天罰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言中書宰輔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八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又言太尉司空司徒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皆不報踰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議弭災法時武衛士自北方來者百十爲羣剽殺桓州道中旣逮捕丞相旭邁傑奏釋之有蒙古千戶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過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訴中書庇不問本以與議抗言弑逆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寃未伸刑政

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此之由辭氣殊激奮二年轉中書左  
司都事丞相倒刺沙當國以私意欲因赦而酬累朝賈胡獻寶之  
直且復英廟至今奪官者一日自禁中來集僚佐出詔橐以星孛  
地震赦天下本讀竟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者憤怒此細  
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褻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擢用  
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邪抑置不  
聞邪宜詔畢本遂稱疾不出文宗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進  
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寧宗崩順帝未立皇太后在興聖宮遇正旦  
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而罷大明殿朝賀衆從之元  
統初拜西臺侍御史未行復留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尋轉集賢直  
學士兼祭酒卒于官本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  
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餽粥恒不給本

元史類編 卷二十一  
弱寇卽聚徒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執紼者二千人  
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諡正獻 弟駸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官  
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名時稱二朱

謝端字敬德四川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十歲  
能作賦弱寇與大都宋本同師王奎文講明性理之學又同教授  
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  
姚樞樞方以文名自負少許可問出所爲文示端一讀卽能指摘  
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仁宗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授同知湘  
陰州事歲滿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尋除翰林修撰由  
國子司業超遷翰林直學士時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  
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三朝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列傳稱  
其有良史才文宗初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嘗語近侍阿榮曰



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後竟不及用與趙郡蘇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瘡毋奢滋駁世多傳之

夔夔字子山號正齋丞相不忽木子也本康里族故人每稱爲康姓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道得諸父兄家傳長襲宿衛由集賢待制遷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日歷拜禮部尚書故事大樂教坊隸本部遇公譙衆伎雜陳夔夔端坐不一視僚佐以下皆肅然累遷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及順帝立夔夔日侍起居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反覆紬繹必使理明辭達感動帝衷乃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時力陳商英所言七臣狀左右皆錯愕

然素察其誠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巉巉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諫遂亡其國一日覽宋徽宗畫帝稱善不置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此致人君苟能爲君則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卽憂見顏色乘間進言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每虛已以聽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儒臣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前志願足矣故凡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官屬巉巉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朝廷之大四海之富一學舍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

文監就命夔夔兼提調因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時科舉既輟乃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嘗進讀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時修宋遼金三史恐歲久闕逸後復科舉開史局增講官皆從其請又請行鄉飲酒禮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並報可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好儒士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其門或言儒有何可好君愛之若饑渴對曰世祖以儒足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衡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理違之

則否雖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  
 易視也言者色阻既而出為江浙平章逾年復以學士承旨召還  
 時中書平章闕近臣欲有所薦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  
 行半途矣嚶嚶至京七日感熱疾未及用而卒家貧無以為斂帝  
 聞之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  
 生平刻意翰墨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縑片楮人爭  
 寶之諡文忠

輟耕錄云嘗問客云一日能寫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  
 嚶嚶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別號如叟又號蓬累叟

兄回回字子淵嗜學能文成宗朝由太常少卿累任河南道廉訪  
 使時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納璘為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  
 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為名臣駙馬家奴多強  
 市民間物按之無所寬泰定初授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嗣位除宣  
 政院使奏請沙汰僧道以免惑世誣民其所有田畝宜同民間一

例輸賦不省尋擢中書右丞力辭去與弟夔夔皆負時望世號雙

壁云正字通云夔音撓俗作夔者誤書史會要云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田曰立學崇師教國子弟賢才輩出不顯亦世制舉復興館

閣無廢為時名臣家楨國士

李好文字惟中開州東明人

梧溪集云幼力學家苦貧夜就隣之磨坊燈讀書凡十餘年靡稍懈一日值雪抵村舍媪貸斗麥媪却曰子奚

拙耕好文曰吾曰耕耳其意氣自若也既而諺曰曰耕夜分李好文

英宗至治改元登進士第由濬州判授翰

林編修官泰定中除太常博士先是太廟皆範黃金為主每被盜

竊好文言在禮神主當刻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

建國以來凡遇大典禮率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曩者有詔

集禮止令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

何有哉乃白院長選僚屬出架閣文牘資其采擇三年書成凡五

十卷名太常集禮得旨頒示中外

又云至順皇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諫止者好文膝行阻橋曰請皇帝下馬上如其言問

左右為誰特授禮儀院使

順帝元統初改監察御史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在

位久思欲祖述詔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且

襲其名而不責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者數十事不

報錄囚河東有王傅撒都刺以足踢人死眾曰殺人非刃罪止杖

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竟抵法旋自上黨義婦寃行省為之震

動至正改元遷國子祭酒

又云從容語上宜躬祀孔子上敬納之中書請以重臣代丞相代祀始此會上丁夜有中丞屏躡從入禮殿弟子員誤過

之翼且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驪然好文曰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鞭刑邪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詣謝乃已

未幾拜西臺治書侍御史西

川奉使者以私憾據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等它事

文博死於道兀馬兒自誣服惟武不屈好文怒曰奉使代天子行

事當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郡縣未聞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

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枉并言奉使不法者

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詔開端本堂皇太子入學

命好文以學士兼諭德好文上宰相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胄  
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  
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  
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  
仰承國家之盛事如好文者天姿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  
性成章句之好寔以事廢驟膺重托荷負誠難必別加選掄庶青  
宮有得人之助豎儒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不允乃就職  
又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爲摘其要畧釋以經義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協  
經旨者加以所見倣大學衍義例爲書十一卷名端本堂經訓要  
義帝命授太子習焉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  
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元宗友

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  
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  
古史自三皇迄宋金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  
錄復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所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備錄  
以進久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屢引年乞致仕仍給一品祿終身好  
文爲禮儀院使時有劉聞者字聞庭江西安福人登天歷進士官  
太常博士帝將有事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  
當拜否聞對曰春秋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祖廟之祭未聞僖公  
不拜帝乃下拜改聞翰林編修官宋史成進修撰著春秋通旨容  
齋文集若干卷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時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  
掩故名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成進士同知類



州事鉅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順帝至元五年杞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暘北守黃河口暘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汗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炳司卯酉歷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場出角吳炳無光自此名譽大著明年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至正七年除右司都事順江渠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之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幸來附之誠救之則疲中國而事遠畧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慙何相抗乃爾究策將安出暘曰可授渠長宣撫職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遂從其言

宋元通鑑云時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首前者丞相索在官皮朋予  
之賜曰宰相當以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莫若錄其饑寒者賑之可也

明年轉參議樞密

院事時方國珍未附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致討師潰被執將加之  
罪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  
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善水性者擒之旣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  
班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  
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後果屢叛如暘言九  
年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爲贊善暘言師傅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止虛中位以待至  
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言人人殊卒從暘議俄以疾辭  
三遷皆不起使者敦迫始輿疾至京師以集賢學士致仕給半俸  
終身辭不受間避兵至解州夏縣居焉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  
居數月復還卒于夏縣先是暘在上都時脫脫白甘肅還且入相

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授脫脫命屬草詔辭曰  
丞相將為伊周事業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  
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奈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  
可屈乃已

一統志云賜致仕後初僑居宏州後徙蔚州又徙宣德始卜居夏縣以老

附曰弗為威懾弗為權辱熟灼順逆不移如山漢元交趾光  
武玉關法古長策靡有後艱